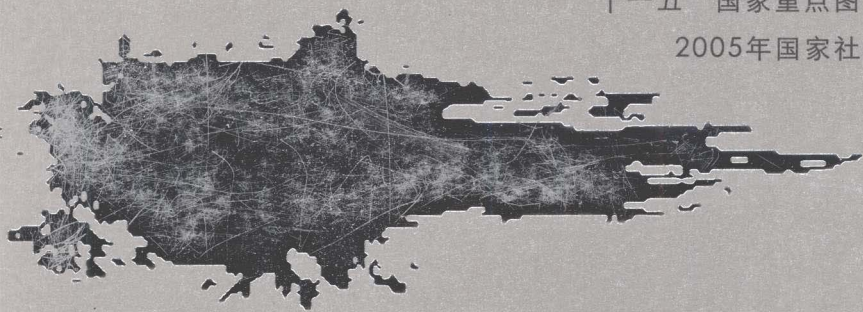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下卷

# 阿拉伯文学通史

仲跻昆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下

下卷

# 阿拉伯文学通史

仲跻昆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文学通史 / 仲跻昆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47-1549-2

I. ①阿… II. ①仲… III. ①文学史—阿拉伯半岛  
地区 IV. ①I37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7210 号

- 书 名 阿拉伯文学通史  
作 者 仲跻昆  
责任编辑 王理行 陆元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71.75  
插 页 2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49-2  
定 价 (上、下)1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下 卷

# 阿拉伯现代文学

## 第六编

# 阿拉伯现代文学总论

当代的阿拉伯世界系指西亚地区的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勒斯坦,以及在北非地区的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等二十余国和地区。其中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原为一体,原合称沙姆地区或大叙利亚地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阿曼、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六国地处海湾沿岸,称海湾地区;埃及与苏丹地处尼罗河地区;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毛里塔尼亚五国地处西北非,称马格里布地区。

这些国家或地区以阿拉伯语为国语,居民多信奉伊斯兰教。

这一地区在中古时期是阿拉伯大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自十六世纪初起,已处于当时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1290—1922)统治之下。十七、十八世纪起,这一帝国逐渐由强大走向衰落,并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1798年,法国拿破仑率军武装侵入埃及,激起了阿拉伯人民的反抗,从而揭开阿拉伯近现代史的序幕。

实际上,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向外大规模地进行殖民扩张。处于东西方之间的阿拉伯世界就首当其冲地成了它们的侵略目标。西方列强对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采取渗透、蚕食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已基本完成了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它们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使阿拉伯各国或地区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埃及、苏丹、伊拉克、约旦、巴勒斯坦、也门和海湾地区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属于法国势力范围的殖民地是马格里布(西北非)地区的阿尔及利

亚、摩洛哥、突尼斯,西亚的黎巴嫩、叙利亚则是其委任统治地。利比亚则是意大利侵占的殖民地。

近现代的阿拉伯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对阿拉伯世界进行军事侵略、政治统治、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历史。同时也是阿拉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压迫,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斗争的历史。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以及它们与当地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自然地激起阿拉伯世界各地人民的民族觉醒,促使他们起来进行反对外来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斗争。

如1830—1847年阿尔及利亚的反法占领的斗争,1881—1882年埃及奥拉比领导的反英斗争,1881—1885年苏丹的马赫迪起义,1919年埃及柴鲁尔领导的全民反英运动,1920年伊拉克为反对英国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而爆发的全国规模的大起义,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次掀起废除“英伊同盟条约”的民族独立运动,1922年利比亚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的长达八年的反意大利占领的游击战,1925—1927年的叙利亚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大起义,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民为反对英国扶犹抑阿政策的大起义……

这类斗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各国独立前,此起彼伏,始终未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世界各国人民,使他们纷纷挣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锁链而相继独立。

战前,也门、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已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地位;二战期间,叙利亚和黎巴嫩获得了独立;1946年3月,英国承认外约旦独立;1950年4月,约旦河东西岸合并,建立约旦哈希姆王国;1951年,利比亚宣告独立;1956年,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相继独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威特、阿曼、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先后获得独立;七十年代获得独立的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等;1988年,巴勒斯坦宣告成立国家。

回顾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阿拉伯国家在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独立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地处中东的阿拉伯世界,由于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由于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渊源关系,更由于其藏量与

产量都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一直是世界各种势力纷争的热点，也历来是世人瞩目的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里曾爆发过背景复杂的四次大规模的中东战争：

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亦称阿拉伯-以色列战争)；

1956年的英法以侵埃战争(亦称苏伊士运河战争)；

1967年的“六五战争”；

1973年的“十月战争”。

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反法武装斗争长达八年(1954—1962)之久，才取得完全独立……

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在一些原为君主制的国家中，先后发生军事政变，或通过议会选举，推翻君主制，实行了共和政体。在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过程中，除了个别国家(如阿曼、摩洛哥的宗教领袖一度领导民众从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外，担当起领导作用的是民族主义者。

阿拉伯各国相继独立后，就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即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复兴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两大因素：一是阿拉伯民族，一是伊斯兰教。所以对阿拉伯民族来说，复兴就是阿拉伯民族的复兴。而对于穆斯林来说，复兴就是伊斯兰教的复兴。

总体上讲，二十世纪整个上半叶(乃至六十年代)，就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以求振兴的历史。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以各种形式号召、领导各国人民投入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专制统治势力作为斗争目标。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就根本谈不上民族的复兴。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民族复兴就是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一期间，以哈桑·班纳(Hāsan al-Bannā', 1906—1953)在埃及创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穆斯林兄弟会”为组织形式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西方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除了伊斯兰教的内部矛盾外，更主要的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对穆斯林社会进行侵略渗透的反应。因为从本质上讲，伊斯兰教是一种政治性的宗教，面对西方的军事侵略、政



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他们深深感到这是西方的挑战,是对于传统的伊斯兰教的最大的威胁。他们必然对此作出积极的反应。因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自然成了他们斗争的目标。其实早在十九世纪,苏丹的马赫迪反英起义,西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赛努西教团对法国、意大利侵略者的斗争,就是以宗教的形式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传入阿拉伯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学说在阿拉伯世界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一些国家成立了共产党。阿拉伯各国的共产党自然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作为自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主要任务,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民族主义者,不管是信奉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还是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也不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还是信奉基督教,抑或是无神论的世俗主义者,无疑,都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以使民族振兴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

不难理解,也不难看出,在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大敌当前,面临着主要矛盾,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站在了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上。在这一阶段,他们是同路人,有着共同的使命——首先使民族解放、独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就是阿拉伯民族复兴的运作过程。

阿拉伯各国相继独立后,就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即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复兴和现代化的问题。

在阿拉伯国家中,除黎巴嫩是基督教占人口多数,其政体及复兴与现代化的道路更倾向于西方化外,其余诸国皆为穆斯林占多数,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伊斯兰国家。其中有的是王国,如沙特阿拉伯王国、约旦哈希姆王国、摩洛哥王国……,更多的则是种种自称“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如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叙利亚、伊拉克的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突尼斯布尔吉巴的宪政社会主义,利比亚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本·贝拉的自管社会主义,布迈丁的有阿尔及利亚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种“社会主义”的特点都是要适合这些国家是伊斯兰国家的这一国情,无不打上伊斯兰的印记,因而被称为“伊斯兰

社会主义”。

“伊斯兰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出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伴随着一些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的新形势,这种思潮有了新的发展,在一些国家将这一思想理论付诸实践。

阿拉伯世界这种伊斯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这些国家的国情,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腐朽文化的渗透。它主要反映激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这些国家多是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实行政教分离。这与坚持伊斯兰教统一性和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的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显然不符。因为现代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主张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认为政权只能直接和间接来自真主的授予,从而认定当代阿拉伯各国世俗的政权是不合法的,应与之斗争。

公允地说,阿拉伯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府在独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屡次中东(阿-以)战争中,阿拉伯人多遭重大挫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很多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又遇到挫折,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官吏贪污腐化……加之在社会中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流传,使娼妓、吸毒、酗酒、赌博、海盗海淫的影视、书刊、歌舞厅……到处泛滥。这一切自然会引起恪守传统的穆斯林的不满,从而使沉寂一时的,但在暗中一直并未间断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再次转化为伊斯兰复兴运动,而迅速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对待现代化问题上,人们也存在着分歧。阿拉伯世界对现代化是三种态度:

一是主张全盘西化,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如黎巴嫩学者穆罕默德·瓦赫比(Muhammad Wahbi)就提出这样的主张:“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是,修正我们所树立起来的关于西方文明的概念,然后使我们自己确信:有必要自愿且公开地全盘接受这种文明,它实际上是本世纪全世界的文明。对于渴望享受人生和不愿意拘泥于已经结束的过去的

人民来说,除了全盘接受和吸收它之外,不存在其他的选择。”<sup>①</sup>

一是坚决反对世俗化,反对西化,把西方文明视为洪水猛兽,而主张全盘伊斯兰化;一切都要严格地不折不扣地按照《古兰经》、《圣训》的原旨和伊斯兰教的教法、教义去做,以达到复兴伊斯兰教的目的。这就是现代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主张。

而更多的人主张,也许是更正确的做法是:要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他们反对因陈袭旧,主张革故鼎新,发展科学教育,振兴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的个性,在宗教和科学之间进行调和,使宗教与现代化并行不悖。如埃及萨达特当政伊始,就提出“信仰与科学”的口号。在这一点上,阿拉伯民族主义同希望与时俱进的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

在复兴的道路上,另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统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致力于阿拉伯民族统一,泛伊斯兰主义者与现代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则致力于使一切穆斯林统一于伊斯兰的大旗之下。

实际上这种统一也面临许多困难而颇为复杂:

首先,阿拉伯民族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有共同的语言、文字和共同的疆域、历史、文化。但阿拉伯世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其中除阿拉伯民族外,亦有一些少数民族,如库尔德人、科卜特人、德鲁兹人……等。阿拉伯民族本身又源于很多部落、家族;阿拉伯人虽主要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但由于对阿拉伯民族的理解不同,或出自地区、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各种渊源和千差万别,还有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地区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之分。地区、国家民族主义者往往把本地区、本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对阿拉伯民族的共同事业则表现出相对的淡漠。

其次,阿拉伯民族大多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阿拉伯地区作为三大宗教的发祥地,伊斯兰教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宗教。在黎巴嫩,居民多为基督教徒,约有一百二十万,埃及的基督教徒有三百二十万,此外,在叙利亚、苏丹、伊拉克、约旦、北非诸国都有为数不少的基督

<sup>①</sup> 转引自[美国]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教徒。他们之中又分很多教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犹太教徒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虽越来越少,但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仍存在;在阿拉伯近现代历史上,一些犹太籍的学者,如埃及的雅古布·萨努阿(Ya‘gūb as-Ṣanū’, 1839—1912),也曾为阿拉伯的文化复兴作出过贡献。伊斯兰教虽为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奉的主要宗教,但它自古以来就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大大小小的各种派别。即使在现当代伊斯兰复兴问题上,我们亦可以看到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在主张和行动上都有很大不相同。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看到,阿拉伯世界介于东西方之间,这一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使它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种势力瞩目、纷争之所在。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各国的领导人受到外来的影响是不难理解的。阿拉伯各国的历史渊源不尽相同,各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贫富悬殊,对现代化与传统宗教的理解与信奉程度不同……这一切都自然会成为阿拉伯和伊斯兰统一的障碍。在当代,我们除了看到历次阿拉伯与以色列敌对的中东战争之外,也看到了发生在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的两伊战争,由一个阿拉伯国家侵犯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引发的海湾战争,此外,还有黎巴嫩的内战、苏丹的内战、马格里布地区的纠纷……实践证明,统一确有困难。

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多元化的,在二十一世纪,阿拉伯世界无疑会起到巨大的作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将会是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会在复兴与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开更大的步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如前所述,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曾以群星灿烂、佳作珠联、丰富多彩、绚丽夺目而彪炳于世。但自1258年蒙古旭烈兀率军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覆灭后,在异族的统治下,阿拉伯文学开始失去其黄金时代的光辉而日趋衰落。诗人墨客往往泥古、仿古,热衷于文字游戏,无病呻吟。这一近古时期在阿拉伯文学史上被称为中衰时期。

始于十九世纪初的阿拉伯现代文学则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新的复兴运动。在这里,所谓“现代”(al-Hadīth或al-Mu‘āṣir),是相对于“古代”(al-Qadīm)而言,它包括了我们通常理解的近代(十九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始于十九世纪的阿拉伯现代文学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新的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真正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上半叶则是准备阶段。

文学、文化总是遵循“传承—借鉴—创新”这一规律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阿拉伯的文学复兴运动也同样遵循着这一发展规律,就是阿拉伯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撞击、融合,从而使阿拉伯民族文学在传承、引进、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实质上是在西方文化影响和民族意识觉醒的情况下,阿拉伯文学走上现代化的运动。

西方的侵入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客观上引起了近现代已占上风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已处于下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再次撞击。面对西方的挑战,阿拉伯一些有胆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复兴。

促使阿拉伯近现代文化、文学复兴运动的形成与影响、推动它不断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是异族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发了阿拉伯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使一些有识之士重视发掘、研究和继承、弘扬自己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源远流长的阿拉伯古典文学，用以激励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忱。

在这方面的先驱者有黎巴嫩的纳绥夫·雅齐吉（Naṣīf al-Yazījī, 1800—1871），他曾用玛卡梅文体写下《两海集》，埃及作家阿里·穆巴拉克（‘Alī Mubārak, 1823—1893）著有韵文故事《伊勒木丁》，伊拉克作家舒克里·阿鲁西（Maḥmūd Shukrī al-’ālūsī, 1856—1924）著有三卷《阿拉伯风土人情志》。他们都试图用传统典雅的文风描述现实内容，以弘扬民族文化。

其次，西方势力的侵入和文化渗透（如传教、办学……）和阿拉伯与西方的广泛接触（如留学、旅居西方……），特别是通过大量的翻译、介绍，使阿拉伯人民接触并了解了与阿拉伯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方近代文学，使他们有机会学习、借鉴西方文学。

最后，现代印刷技术的引进，报刊和其他传媒形式的出现与普及，教育事业、出版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各种文学学会的建立，西方国家的东方学者们的研究与参与……这一切也都为阿拉伯近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报刊的作用日显重要，成为传播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主要媒介，也为各类文学作品特别是杂文、散文、短篇小说和诗歌提供了广阔的园地。

在这场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中，走在前列的是埃及和黎巴嫩。

法军侵埃（1798—1801）的同时，拿破仑还带去了一批学者。他们在埃及成立学会，对埃及各方面进行研究；并在埃及建立实验室、图书馆、印刷厂等，使埃及人民首次接触到西方文明，注意到西方科学的进步。1805年，阿尔巴尼亚籍军官穆罕默德·阿里（Muḥammad ‘Alī, 1769—1849）利用人民的力量夺取政权，成为埃及的总督（1805—1849）后，力图把埃及变成一个独立的强国。他竭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一方面向西方派了大量留学生，另一方面也创办了一些军事、技术学校，聘请

了不少西方学者在埃及执教讲学，从而为埃及接触与传播西方文化打通了渠道。伊斯梅尔(Ismā‘il Bāshā, 1863—1879在位)上台后,进一步向西方开放;同时许多在黎巴嫩、叙利亚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纷纷逃至埃及定居,从而使埃及在近现代的复兴运动中处于领先地位。

黎巴嫩接触西方文化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先后曾一度使黎巴嫩取得半独立于奥斯曼政府地位的法赫鲁丁二世(Fakhr ad-Dīn II, 1572—1635)和巴希尔二世(Bashir II, 1768—1850)两位埃米尔曾提倡、鼓励与西方接触,更多地接受西方教育、西方文明的影响,企图以此促进这一地区的现代化。而西方则利用这一地区很多居民是基督教徒这一特点,通过教会,积极进行文化渗透。早自十六世纪末,西方人就在罗马、巴黎等欧洲大城市建有专为东方人,特别是为黎巴嫩人培养教士的学校。此外,他们还向黎巴嫩、叙利亚等地派传教士,在当地建立教会学校,如阿因图拉学堂(1734)、阿因·瓦莱盖学堂(1789)、贝鲁特的美国大学(1866)、圣约瑟大学(1874)等。“近海、基督教徒占优势、对外关系方面倾向西方的传统,这三者使人民特别易于接受新刺激”<sup>①</sup>。而西方对这一地区侵入和渗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近现代文明、文化价值观念带进这一地区,促使这一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本地区长期落后、停滞的现象进行反思,表示不满,从而决心进行社会改良,争取民族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美国学者在评论这一点时,曾指出:“从西方输入的无数观念中,最有力的是民族主义和政治的民主主义。拥护民族主义,就导致一种与过去断绝关系的明确的立场。开始的时候,阿拉伯民族运动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运动。这个运动的先锋队,大半是叙利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人。”<sup>②</sup>

阿拉伯许多有识之士曾指出,当时正处于长期停滞、落后的阿拉伯世界,“它本身不具有赖以复兴的条件,必须借助外来的火光照亮思想,并把它提高到世界思想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像在欧洲的黑暗时期东方曾把它照亮一样,东方在自己的衰沉时期也要借助欧洲,以建造自己的复兴基础。东西方交流所产生的火光将在阿拉伯世界大放光明,将照亮

① [美国]希提,《黎巴嫩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91页。

② [美国]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304页。

通向思想、文化、文学广泛进步的智慧之路……东西方交流是复兴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前提。它在黎巴嫩和埃及表现得比其他阿拉伯国家更为突出,更有影响,更普遍有效”<sup>①</sup>。

在埃及这场复兴运动的先声是始于十九世纪初的翻译运动。最初的翻译仅限于军事、医学、理工等自然科学领域,随后才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科学的翻译。翻译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另一部分则是来自黎巴嫩、叙利亚地区毕业于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学者。

这场运动最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是埃及的雷法阿·塔赫塔维(Rifā‘ah at-Taḥṭāwī, 1801—1873)。他于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1826年被委任埃及首批赴法国留学生团团长。1834年学成回国后,先在技术学校任翻译,后任语言学校校长、翻译局局长、军校校长等职,并曾办过《园地》、《埃及时事》等报刊。他曾目睹了1830年的法国革命,归国后撰写了《披沙拣金记巴黎》一书。全书记录了他留法期间的见闻,谈到了法国人衣食住行诸方面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谈到了法国的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分析了致使他们先进发达的原因,书中记述了法国宪法并加以评论。作家的目的在于呼吁故步自封的本国封建统治者,唤醒沉睡于愚昧、落后的人民起来进行改革,以跟上世界和时代前进的步伐。他认为是否学习西方文明将关系到东方民族的生死存亡。在他看来,中古时期西方曾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汲取营养,如今阿拉伯人亦可从外来文化中受益。他还同他的学生将二千余种西方文学、科学、哲学、史地、政治等书籍译成阿拉伯文,企图通过宣传、教育引进西方文化,达到振兴埃及的目的。这一点颇与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1853—1921)相似。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莎士比亚、莫里哀、拉辛的一些剧本,大仲马的《三剑客》、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小说都陆续被译成阿拉伯文。其间,有些译者为了便于读者接受西方作品,将译著“阿拉伯化”或“埃及化”,即将原著改编,故事场景、人名、地名都改换成阿拉伯或埃及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作家穆斯塔

<sup>①</sup> [黎巴嫩]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邴溥浩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37-538页。



法·曼法鲁蒂(Muṣṭafā al-Manfalūṭī, 1876—1924),他另辟蹊径:虽不懂外文,却请别人初译,自己再用优美、典雅的阿拉伯文改写了許多西方名著,颇似我国的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林纾(1852—1924)。

这种翻译、借鉴所涉及的领域亦不局限于文学。

例如黎巴嫩籍的学者雅古布·赛鲁夫(Ya'gūb Ṣarūf, 1852—1927),除阿拉伯文外,还精通英、法和希腊文,他在1876年创办了《文摘》杂志,就翻译、介绍了大量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论著。

另一位黎巴嫩籍的学者希布里·舒迈伊勒(Shibli Shumayyil, 1860—1917)则是最早将达尔文学说、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介绍进阿拉伯世界的学者,被认为是东方“思想复兴的柱石”和“自由思想的先驱”之一。他曾指出:“在有些情况下,社会一定要有一场革命,使它摆脱灭亡的危险。这场革命必须出自人民内在的因素,即它必须是水到渠成的,否则它会变得对人民有害。”“预期而必不可免的革命,是一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相互支持的革命,旨在推翻和改换他们的政府,使之更适应时代的精神,更能维护民众的利益。”“资本家是社会的盗贼,而政府则只关心保障资本家偷盗的途径。”“科学并不是号召我们不信神,而是向我们揭示真理。科学教导我们思想自由,那它怎能教我们一定不信神呢?这种说法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偏见。”<sup>①</sup>他引进、传播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称之为“震撼”,并说:“今天发生了一场震撼,而这正是我当时要把人们的思想从沉睡中唤醒过来的目的所在。”

还有一位在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中颇有影响的先驱与启蒙者是法拉哈·安东(Farah Anṭūn, 1874—1922)。他与雅古布·赛鲁夫、希布里·舒迈伊勒一样,也是黎巴嫩籍,受过西方教育,并长期在埃及工作。他在自己创办的报刊上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和哲学思想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他传播了马克思、卢梭、尼采、孔德、孔子……的哲学,也介绍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主张社会民主、思想自由、人人平等,并在各种刊物上让各种学说讨论、争鸣。他曾在1903年写有两部社会小说《科学、宗教

<sup>①</sup> 转引自[黎巴嫩]汉纳·法胡里《阿拉伯文学史大全现代文学卷》,贝鲁特世代出版社,1986年,第188、189页。